

學海軼聞趣事(二)

● 李梅山

辜鴻銘學貫中西

洋人辯難多請他斷

清末民初名噪一時的三大翻譯家嚴復、林紓、辜鴻銘，同是福建省人，有近代文壇福建三傑之美稱。嚴、林二人翻譯了大量西方學者之著述，知名度甚高。而當今中國人對辜鴻銘卻知之甚少。但他在西方地位甚高。德國人更認為，東方文明代表有兩個人，即辜鴻銘及印度詩人泰戈爾。而泰戈爾只是一個詩人，辜鴻銘卻集哲學家、翻譯家、語言學家、政論家於一身。為此，德國學術界特為成立「辜鴻銘研究會」，以研究其著述。

辜鴻銘(一八五六—一九二八)，名湯生，字鴻銘，號漢濱讀易者，福建廈門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辜鴻銘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僑。他十歲時即隨義父英國人布朗赴英留學，先後獲英國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及德國萊比錫大學土木工程博士等多個學位。他通遊德、法、意、奧諸國，精通英語、德語、法語、日語、拉丁語、馬來

語等。年三十始返國而求中國學術、窮四書、五經之奧、兼涉群籍，可謂學貫中西。他用外文把中國封建時代的禮教輸往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中國具有數千年傳統觀念和人生哲學，中華民族有悠久的立國基礎。對祖國文化遺產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自是功不可沒，其譯述主要有「論語」、「中庸」、「大學」、「春秋大義」、「禮制」等，還著有「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國對於歐洲思潮的反抗」、「中華民族精神和戰爭的出路」等書，在西方暢銷一時。

「清史」載辜氏「好辯、善罵也」。他不隨時俗，喜標新立異，常有驚人妙語，是為性格怪癖文壇奇人。本世紀初，滿清政府施行所謂「新政」，有人作「新編愛國歌」，為之歌功頌德。

一九〇二年，慈禧太后寵臣、辜鴻銘的頂頭上司張之洞(文襄)在府衙舉行慈禧太后萬壽盛大慶典，是日，兩湖總督衙署龍旗高掛，各界名流及外國駐漢領事應邀赴會。席間，有人重彈「新編愛國歌」老調。辜鴻銘聽後，頗感肉麻，乃對湖北學監梁節庵說：「滿街盡唱愛國歌，未聞有唱愛民歌者！」沉思片刻之後，便道出如此之愛民

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寥寥數語，入木三分，聞者無不驚得目瞪口呆。其能道出如此深刻揭露封建專制之愛民歌，確是需要過人的識見。

一九一三年，辜鴻銘曾任北京外商五國銀行團翻譯，薪金優厚，但他領到薪水後，總是沿途散發給乞丐，家人反對也不顧。他對任職的外國銀行沒有好感，他說：「銀行家是晴天把雨傘借給你，雨天又兇巴巴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這句話後來成為諷刺名言，至今仍收在「英國諺語」這本書中。

辜鴻銘對時局極為不滿，時或發表尖銳批評。一次在北京一個宴會上，座中各均是政界顯要和社會名流。一外國記者慕辜鴻銘之名，趨而問之：「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請問有何法子可補救之？」他脫口答道：「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在座這些政要和官僚，拉出去槍決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下來。」言畢，舉座皆驚，於此可見其人之狂。

辜鴻銘對西方文化和思想之來源，有比較深刻認識。在同西方人辯論時，他善於引經據典，

左右逢源，口若懸河，直駁得對方啞口無言。因此，在當時西方人士中頗負盛名，他在北京有許多洋人朋友，他們遇有爭辯不能解決之問題時，都說：「我們去請教辜鴻銘發表高見，請他來判斷。」

吳雨僧遭遇淒涼

一生迷戀在「紅樓夢」

吳必，又叫吳雨僧，陝西涇陽人。一九一八年留學美國，後復遍遊歐美各國。生前歷任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外文系教授，其中以任清華大學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時間最長。

吳必是「紅樓夢」研究名家，他一生迷戀「紅樓夢」，以為它是中國最好的小說，甚至是唯一的一部小說。而他不在「紅樓夢」外研究「紅樓夢」，而是生活在「紅樓夢」世界中，迷戀不能出。他每以寶玉自況，人或笑之。有一次，學校發工資，吳必在辦公室點錢。事後，一位同事說：「賈寶玉是不計身外之物，你何必如此認真？」吳必一笑置之。

吳必的思想，感情難以令人理解，在封建包辦婚姻折磨下其痛苦深不能去。他與前妻毫無感情可言，他早年愛上了他的學生毛彥文，傾全力培養毛彥文出國留學。孰知毛回國後嫁給了年齡大她三十三歲的國務總理熊希齡（秉三），此事大傷吳必的心，更感孤獨。吳必的學生——著名劇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寫成話劇「新學究」，從

而嘲諷之。

吳必又與梅光迪、胡先驥創辦「學衡」雜誌，以「學衡」派名於世，他反對白話文與新文學，成了文學史上的一樁大公案。

吳必於西洋文學，有極深造詣。他講「西洋文學史」，不用講義，從頭到尾，以英語講述，不看一本書一個字，熟極而透。他對「浮士德」、讚賞備至，一提起靡非斯特，其深惡痛絕之情，溢於言表。蓋吳必以今世多靡非斯特，甚至皆靡非斯特也。他生平寫格律詩最多，詩學功底極深，平生奇懷多在詩中。

以下錄兩首吳必的詩作以饗讀者：

經年減海盼音塵，握手猶思異國春。獨步美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衝天逸鶴依雲表，墮溷殘英怨水濱。燦燦池荷開正好，名園合與寄吟身。（「吳必詩集」卷七「京國集」，作於一九二六年）

「己卯（一九三九年）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

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筆彙捐。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大陸易權後，吳必削髮入山。後又還俗。接著去了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並放棄了他幾十年執教的西洋文學，當了圖書館館長。

一九七七年吳必在「文化大革命」中，精神肉體飽受摧殘，含冤而死。

陳寅恪出國文題

以孫行者對胡適之

一九三三年，陳寅恪為清華大學擬定招生國文試題，題中有以「孫行者」為題命對。一時群情大譁，寅恪先生乃致書劉文典（叔雅）先生論其用意。寅恪先生意中最佳之對為「胡適之」。「蓋猢猻孫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

寅恪先生此對原有所本，他說：「蘇東坡詩有『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一聯，「韓盧」，為犬名（見「戰國策·齊策」及「史記·范雎傳」），「行」與「退」皆步履進退之詞，「者」與「之」俱為虛字。東坡此聯可稱極中國對仗文學之能事。」

於此，可見對對子是頗有學問之事。

俞平伯婦唱夫隨

崑曲豐富教授生活

俞平伯、許寶駒伉儷於一九一七年丁巳九月十六日在北京東華門前箭桿胡同結婚。越六十年，俞平伯作「重圓花燭歌」，同甘共苦、白首偕老，玉台新咏，感人至深。其中紀清華園事有云：「清華水木辟塵囂，講舍雲連復俊髦；九轉貨郎谷音集，一天烽火盧溝橋。」

所謂谷音集，寓「空谷足音」之意，是崑曲愛好者的結社，由俞平伯發起於一九三五年在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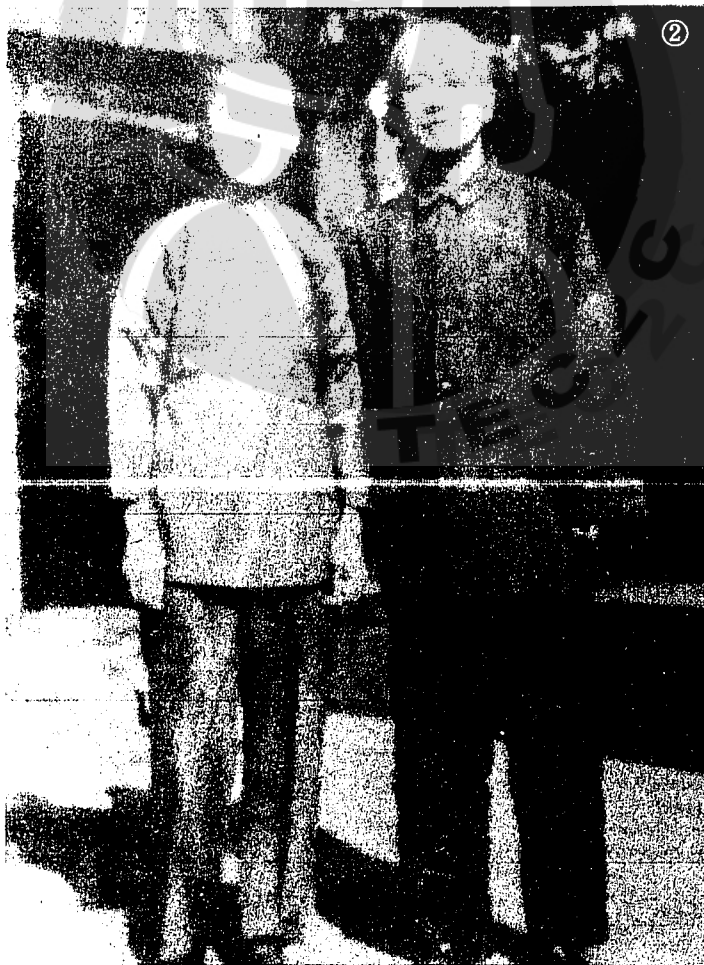
華園組成，浦江清、華粹琛、汪健君等均為社友。俞氏夫婦，雅愛崑曲。早於一九二五年，平伯延聘曲師笛工，每周兩次至老君堂寓所授業。寶馴夫人原來曾從其六伯齡學唱崑曲，曉通音律，尤擅「遊園·裊情絲」一曲，乃繡餘清課也。如今有曲師笛工指點，曲業更見大有進境，能唱

戲達數十齣之多。平伯嗓子稍欠缺，歌喉不亮，唱起來不若寶馴之美妙，惟對崑曲理論頗有研究。是以，極婦女隨之樂。

谷音集度曲雅敘，使水木清华倍增雅趣，豐富和點綴了學者教授們的生活。至一九三七年盧溝橋烽火起，社友星散，活動乃中輟。

到一九五六年，俞平伯度曲之癮又起，復倡議組織北京崑曲研習社，俞本人為主任委員，曾作幾次排演。其時，俞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室研究員。

粉碎四人幫後，崑曲研習社恢復改組，俞翁粉碎四人幫後，崑曲研習社恢復改組，俞翁年邁，由崑曲名票友張允和主持了。(未完)



①俞平伯（右）與葉聖陶（左）於一九八二年合影。
②俞平伯（右）與夫人許寶馴在北平合影。